

真实的故事

Histoire Vraie

[法] 莫泊桑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真实的故事

Histoire Vraie

[法] 莫泊桑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实的故事/ (法) 莫泊桑 (Maupassant, G.) 著;
吴洋等译.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5. 9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 第2辑)

ISBN 7-80179-460-5

I. 真... II. ①莫... ②吴... III. 长篇小说—法国
—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8791 号

真实的故事

译者: 吴 洋

责任编辑: 子 龙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文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90

字 数: 727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ISBN 7-80179-460-5

定价: 1080.00 元 (全四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真实的故事	(1)
珍珠小姐	(4)
橄榄园	(13)
一个女雇工的故事	(28)
泰利埃公馆	(40)
散步	(59)
月色	(64)
马	(68)
珠宝	(74)
保护人	(80)
比埃洛	(84)
蛮老婆子	(89)
俘虏	(95)
海港	(105)
床边协定	(113)
狼	(119)
魔鬼	(124)
残废人	(130)
壁橱	(135)

真实的故事

外面是秋天怒号着的、飞驰的大风，那种把树上最后残余的叶子吹落、然后直送云端的风。

打猎归来的人要吃完晚餐了，脸红通通的，神采奕奕。他们是诺曼底的几个半乡绅半农民式的土财主，家财富有而又身强力壮，他们遇到集上拦牛的时候，能够把牛的犄角掰断的。

他们在埃巴维尔村长布隆代尔老板的地里打了一天猎，此刻他们在东道主的一座城堡里围着一张大桌子吃饭。

他们说起话来如同狂吼，笑起来像野兽咆哮，喝起酒来如同向蓄水池灌水，他们谈论着打猎和猎狗。但是他们都已经喝得半醉，此时，男人们就不免要产生别的念头，所以每双眼睛都跟着一个双颊丰腴、体格健壮的女孩子转。她双手红彤彤的，端着装满食物的大盘子。

突然一个大高个子喊了起来，他原来是为了当神父才读的书，但是后来却当了兽医，当地的牲畜都由他治疗，他是塞儒尔先生，他喊道：“喂，布隆代尔老板，您这个女用人了不起啊！”

他这句话激起了一阵的笑声。一个沉湎于酒中的没落老贵族，德·瓦尔理托先生开了腔。

早年我就曾经和她这样的一个小姑娘发生过一段奇怪的事情。我必须讲给你们听听。每当想到这段事，总不免想起我那条母狗米尔扎来，我已把它卖给德·奥索内伯爵了，但是它离不开我，每天只要被放开，它就跑回来，后来我生了气，要求伯爵拿链子给它锁上。这个畜生竟伤心地死掉了。

还是回头谈我那个女用人吧，事情是这样的：

我那年二十五岁，在自己的维邦城堡里过单身汉生活。你们知道，一个人如果是年轻而又有钱，每天晚上吃完饭后又闲得无聊，两只眼可就注意起来了。

不久，我就发现了一个姑娘，她在科维尔的德布尔托家当使女。德布尔托，您是认识的，布隆代尔，简而言之，那个使女把我迷住了。一天我跑去找她的东家，向他提出交换的办法。假如他肯把他的女用人让给我，我就把一匹叫珂珂特的母马卖给他，他想得到这匹马已经两年了。他向我说：“一言为定，德·瓦尔理托先生。”买卖很简单，小姑娘来到城堡，我把马送到科维尔，卖了三百埃居。

开始，没引起任何怀疑。不过萝丝爱我，在我看来，爱得有点太过分了。这个姑娘，可不是普通的姑娘。她的血液里肯定有着什么非同寻常的东西。无论哪个女孩子跟主人发生关系注定也是如此。

一言以蔽之，她爱我爱到了极点。充满了甜言蜜语，温柔体贴，同时对我又“亲亲”、“乖乖”的称呼，她这一番盛情使我不得不仔细考虑了。

我心里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否则我就要上当。”但是我这个人，叫我上当倒也不是容易的事。我不是那种得到两个吻就神魂颠倒的人。总之，我留着神呢，但就在这个时候她告诉我她怀孕了。

砰！砰！如同有人在我胸口开了两枪。她却抱住了我吻了又吻，又是笑，又是舞，她都要乐疯了。第一天我什么也没说，可到了夜里，我就自己跟自己讲起道理来了。我心想，事情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已没法弥补，必须切断这根线，如今还来得及。你们知道，我的父母就住在巴纳维尔，我的姐姐嫁给德·伊斯帕尔伯爵，住在罗尔贝克，离维尔邦仅仅两法里。可不能开玩笑。

但是有什么办法脱身呢？假如她离开我的家，别人就要起疑心，就要乱说，要是把她留在家里呢，用不着多久别人就会看到那出好戏了；还有一节，我这样把她打发走也是无法办到的。

我去找舅舅德·克雷特男爵，他是个见多识广的老油子，我向他讨一个主意。他回答我：“把她嫁出去，我的孩子。”我跳了起来：“把她嫁出去？嫁给谁呀，我的舅舅？”他耸了耸肩说道：“你想把她嫁给谁就嫁给谁，与我无干，一个人只要不是糊涂虫，肯定能找到人的。”

我琢磨了一个星期，最后才明白了。

我想方设法到处寻找，一天晚上我和治安法官共同用餐，他对我说：“波梅尔婆婆的儿子又闯了祸，这小子估计没有好结果，龙生龙，凤生凤嘛，这话说得太对了。”

波梅尔婆婆狡猾至极，她年轻时候行为不检点，为了一个埃居，她居然肯出卖她的灵魂，而且和他那个坏蛋儿子也一起赔上。

我去找她，把事情慢慢讲给她听。

我的解释有些难以启齿，她看出来了，于是猛地问道：“这个小姑娘，您能给她什么？”

她真鬼，不过我也不傻，我早就做好了准备。

在萨斯维尔附近，有我三块很偏僻的小地，原是属于我的维尔邦的三个农庄。农庄的佃户抱怨离得太远，我把三块地干脆都收回了，共六英亩。我那些乡下人当然要叫喊了，我答应他们该交的家禽租子放宽到佃约期满再交。于是就顺利过去了。我又从我的邻居德·奥孟泰先生手里买了一小块坡地，在上面盖了一座茅屋，一共花了一千五百法郎。这样我算是弄了一份小小的产业，但是没有花多少钱；我把它当做小姑娘的陪嫁。

老太婆嫌太少，但是我丝毫不让步，我们分了手，什么也没谈成。

第二天一清早，那个小伙子就来找我了。我原来已经记不起他什

么长相了。等到一见面，我放了心，就一个庄稼人说来，长得也就算可以了，但是看样子，肯定不是个老实人。

这家伙还进行实地“考察”，又问我：“还有家具呢，也需要由你供给。”我反对：“那可不行，一座农庄，已经十分不错了。”他冷笑，说：“就是吗，一座农庄还有一个孩子。”我脸红了，只得答应。一会儿，他有点不好意思地问：“不过，她要是死了，这份产业归谁呢？”“当然归你了。”我回答。原来他一直在想这件事。他非常满意，马上向我伸过手来，我们意见一致了。

唉，接下来要说服萝丝了，我费了许多口舌，她才让步，条件是要我允许她来看我。事情都办得非常漂亮。此后，我到哥哥家里住了六个月。

我回来后，听说她每个星期都到城堡里来找我。我回来不到一个小时，就见她怀里抱了个小娃娃进屋来了。不管你们信不信，看见了这个小把戏我心里还真动了一下。我大概还抱住她吻了吻。

至于那个母亲呢，叫人简直认不出来了，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一点儿也没有她从前的影子。又瘦又老，糟透啦！看来这桩婚事十分不称心。我随便问了一句：“你幸福吗？”

她哭得像个泪人一样，不停地抽搭。她喊道：“我不能，如今我再也不能离开您了。我宁可去死，也不能离开您！”

她吵嚷得更凶了，我想尽办法安慰她，送她到栅栏边。

有人告诉我她丈夫经常揍她，她的婆婆更使得她饱受折磨。

两天后，她又来了。她搂住我，然后跪在地下：“你杀了我吧，我再也不回到那边去了。”这话倒完全像米尔扎说的，假如它能开口说话！

我又为这件讨厌的事头痛了，又躲了六个月。以后……等我回来，就听说她已在三个星期前死掉啦，死前每个星期还照例要到城堡来一趟……还是米尔扎。过了一星期后，孩子也死啦。

她的丈夫，那个狡猾的混账东西继承了遗产。据闻他以后搞得不错，如今当了村参议员了。

说到此处，瓦尔理托先生又笑着补充一句：

“这家伙能发迹，是我亲自挑选他的。”

兽医塞儒尔先生严肃地下了断语：

“无论怎么说都随便，但是这样的女人，无论如何是要不得的。”

珍珠小姐

一

那天晚上我为什么要产生如此古怪的想法，居然想到选珍珠小姐做王后！

我每年都去我的老朋友尚塔尔家里过三王来朝节。他和我父亲交情深厚，当我还在幼年时，我父亲就常常领我上他家去。后来我始终保持这个习惯，我相信，只要我还活着，只要世上还有尚塔尔家的人，我肯定会把这个习惯保持下去。

尚塔尔家的生活方式也非常特别，他们虽然住在巴黎，却和住在格拉斯、依佛多或穆公桥一样。

他们在天文台旁有一所带小花园的房子。他们在那里很少出来行动。对于真正的巴黎，他们一无所知。他们离巴黎非常遥远，不过，他们偶尔也出门，到巴黎去做一次长途旅行。照他们家里的讲法，是尚塔尔太太办粮草去了。下面就是办粮草的情形。

珍珠小姐保管衣柜的钥匙（因为衣柜是由主妇亲自掌管的）。她通知白糖快完了，罐头食品也已经吃完了，咖啡也剩得没多少了。

尚塔尔太太接到这个警告，赶紧把存货清查一遍，记在小本上。她记下许多数字，再长时间地与珍珠小姐商量。最后她们终于取得一致意见。确定了白糖、李子干、咖啡、果酱、罐头蚕豆、罐头龙虾、咸鱼或熏鱼等等，每样东西需要添购三个月的数量。

接着，她们定好采购的日期，坐马车，过桥到新市区一家大食品杂货店去。

尚塔尔太太和珍珠小姐一块儿进行这趟充满神秘的旅行，她们要到吃晚饭时才一路颠着回来。虽然兴奋不已，但是她们都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

对尚塔尔一家人来说，塞纳河对岸那一边儿的巴黎都属于新市区，在那边住着的人怪里怪气，大喊大叫，不正派，白日游手好闲，晚上寻欢作乐，把钱朝窗外扔。但有时他们也带两位年轻小姐，到歌剧院或法兰西剧院去看看戏，这些戏都是尚塔尔先生在看过报纸后推荐的。

两位小姐今年一个十九岁，一个十七岁，太有教养，以致使人觉得如同两个好看的布娃娃，引不起人们的注意。我从未产生过注意或追求这两位尚塔尔小姐的念头。她们给人的感觉太纯洁，简直叫人连话

都不敢和她们说，甚至向她们鞠个躬，也怕会冒犯了她们。

她们的父亲，是个非常有趣的人，很有学问，直爽、和蔼，不过他最喜欢的是悠闲、安恬和宁静的生活。他的生活方式把他的家庭弄得如同一潭死水。他爱谈心，精神非常敏感，又很脆弱。因为小事儿他也会激动、烦恼、痛苦。

尚塔尔家也有朋友，不过不多，都是和他家邻近的几家邻居。每年他们也和住在远方的亲戚走动两三次。

我每逢八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日是拿破仑的生日）和三王来朝节都要去他们家吃晚饭。这成了我应尽的义务。

八月十五日，他们还邀请上几个朋友，不过在三王来朝节那天，我则是惟一的客人。

二

所以，和往年一样，那年我又去尚塔尔家吃晚饭，过三王来朝节。

我跟尚塔尔先生、尚塔尔太太和珍珠小姐拥抱，向路易丝小姐和波利娜小姐鞠躬。他们向我打听各种各样的事情、新闻、政局、一般人对东京事件的看法以及我们那些议员的消息。尚塔尔太太长得胖胖的，她的每一个想法给我的感觉都如同石板一样，是正方形的。她经常用“瞧吧，肯定不会有好结果”这句话来结束一切对政治问题的争论。尚塔尔太太无论说的是什么，在我心里只具有这个形状：正方形，四角对称的挺大的正方形。

我们和以往一样坐下来吃饭，吃完后，却没有说过什么值得一提的话题。

在用餐后点心时，仆人端上了三王来朝饼。以往每年都是尚塔尔先生当国王。他每回都在他的那份饼里找到那粒豆子，而且每次都选尚塔尔太太做王后。因此，当我这次咬到饼里硬邦邦的东西时，我吓了一跳。我把这东西从嘴里取出看，原来是个比蚕豆稍小的瓷人。我惊奇地叫了一声：“啊！”尚塔尔先生拍着手，嚷道：“是加斯东。是加斯东。国王万岁！国王万岁！”

所有的人齐声喊道：“国王万岁！”尚塔尔又说：“此时该选王后啦。”

我更加惊慌失措了。此时许多的念头，许多的推测掠过我的脑海。他们是要我挑两位小姐中的一位吗？这是一个让我说出喜欢哪一位的手段？这是两位小姐的父母在促成一件可能成功的婚姻的手段？路易丝小姐和波利娜小姐的端庄拘谨的态度使我感到无法言表的胆怯。从她们中间选一位，在我看来如同从两滴水中选一滴一样困难。再说，我心里非常害怕在这种事情上冒险，到最后会不由自主地

慢慢被人糊里糊涂地领到结婚的道路上去。

可我突然灵机一动，把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瓷人递给了珍珠小姐。大家都很惊异，接着他们毫无疑问对我的细心和谨慎感到了钦佩，因为他们疯狂地拍起手来，大声喊着：“王后万岁！王后万岁！”

珍珠小姐却非常慌张，急得全身发抖，结结巴巴地说：“不行……不行……不行……别选我……我求你……别选我……我求你……”

此时我才第一次详细地察看珍珠小姐，心里琢磨她究竟是如何的一个人，此前我从未注意过珍珠小姐。

她仅仅是尚塔尔家的一分子。但是，如何会成为尚塔尔家的一分子？又是什么身分呢？她个子瘦长，尽力要做到不惹人注意，可又是个关键的人。他们待她也算亲切。我猛地想起了许多以往始终没留心的差别！尚塔尔太太喊她：“珍珠。”两位姑娘喊她：“珍珠小姐。”尚塔尔呢，只称呼她一声：“小姐”，不过语气比她们都尊重。

我于是仔细打量她。她四十岁，并不老，但扮得很土气。在她身上有着一一种被她细细掩盖起来的淳朴自然的风韵，说真的，这是个多么古怪的人啊！她的头发式样怪里怪气，梳成许多老气的、滑稽的小卷卷。宽阔开朗的前额上横有两道深深的皱纹，那是长时期忧愁留下来的痕迹；另外还可以看见一双那么羞涩、含蓄、谦逊、温柔的蓝色大眼睛，在里面充满了少女的惊讶、年轻人的敏感，也充满了往日的哀愁，使这双眼睛变得愈发温柔，依然具有光彩。

整个面部表情是优雅的、庄重的；这是一张没有受过人生中的种种劳累和激情折磨、蹂躏而自行憔悴的脸。

多么漂亮的嘴！多么漂亮的牙齿啊！不过她甚至好像连笑都不敢笑呢！

我拿她跟尚塔尔太太比较了一下！没错！她比尚塔尔太太好，好一百倍，比她加更优雅、高贵、端庄。

我的观察使自己感到了惊讶。我举起了斟满香槟酒的酒杯，说了一番措辞微妙的恭维话，向王后敬酒。随后，她的嘴唇轻轻沾了一下酒，大家都喊起来：“王后喝啦！王后喝啦！”她脸涨得通红，连呛了好几下。大家都笑了，但是我看得出，尚塔尔全家人都很爱她。

三

晚饭吃完，尚塔尔就带上我去一边打弹子，一边抽烟。这天晚上，弹子房里甚至还生了火。我的老朋友拿起他的弹子棒，用白粉擦了擦，然后说：

“开球，我的孩子！”

我开了球，可是，我心里总是想着珍珠小姐，所以冒失地突然问了

一句：

“请问，珍珠小姐是您的亲戚吗？”

他感到非常惊讶，停下打球来看着我。

“怎么，你不知道珍珠小姐的身世？”

“不知道。”

“你爸爸没有告诉你？”

“没有。”

“噢，真奇怪！这可不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呀！”

他沉默了片刻，又接着说：

“今天是三王来朝节，你却问起这件事，简直奇怪极了！”

“为什么？”

“为什么！你听好。四十一年前的今天，三王来朝节。我们那时住在鲁依——勒托尔的城墙上。但是有必要先得跟你谈谈那所房子，你才可以了解清楚。鲁依城修建在一个俯视着一片草地的山岗上。我们在那里有一所房子和一片被城墙托在半空的空中花园。所以，房子是在城里的街上，而花园却俯视着那片平原。这座花园还有个出口通往田野上，从修在城墙里面的暗梯下去，到头是一扇便门，门前横着一条大路，门上吊着一只大钟，乡里人送东西来，为了免于绕大弯子，总要从这扇门出入的。

“那一年的三王来朝节，已经下了整整一个星期的雪，简直就像到了世界末日。

“那时我们一家人都住在那里，人数很多，有我的父亲母亲、舅舅舅母，还有我的两个哥哥和四个表妹。这四个表妹都是很漂亮的小女孩，我娶了小女孩中最小的一个。现在这些人中只有三个健在：我的妻子和我，另一个是住在马赛的大姨子。我那年十五岁，因为我今年已五十六岁了。

“我们就要庆祝三王来朝节，每个人都十分高兴。大伙儿在客厅里等着吃晚饭，突然我的大哥雅克说：‘有一条狗在平原上叫了有十来分钟，它肯定是迷路了。’

“还没等他说完，花园里的那口钟就响了。父亲吩咐仆人去看看。仆人回来说，他没看见什么。但是狗还在不停地叫，而且它的声音一直在老地方。

“我们坐下来吃饭，不过心里却有点儿紧张。直到上烤肉的时候，都安然无事。可是后来，那口钟忽然连响了三下，钟声震得我们打颤。我们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心里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恐怖。

“我母亲最后说：‘奇怪，等了这么长时间才回来打钟。巴蒂斯特，让那位先生跟你一同去吧。’

“我舅舅弗朗索瓦站了起来。他长得如同个大力士，对自己的力

气感到非常自豪，而且胆子奇大。我父亲对他说：‘带上一枝枪。天知道是怎么回事。’

“可是舅舅只拿了一根手杖，马上跟那个仆人出去了。

“舅舅出去的时间有一个小时。最后他面带怒色地回来，骂道：‘他妈的，什么也没有，准是谁在开玩笑！那条该死的狗还在离墙一百米的地方叫。我如果带了枪，肯定会给它一枪，让它叫不成。’

“我们又重新吃饭，每个人都惊恐不安。显然，这件事没有完，还会有新的情况发生，那口钟还会响。

“在切三王来朝饼时，钟又响了。所有男子几乎同时站了起来。父亲虽然很沉着，行动不大方便（他自从骑马摔断腿之后，一直拖着脚步走路），但是他对大家说，他想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一定要去。我的一个十八岁、一个二十岁的两个哥哥，他们都跑去取了他们的枪。我拿出了一枝气枪，也准备参加这次行动。

“队伍很快出发了。父亲、舅舅和提着一盏灯的巴蒂斯特走在前面。哥哥雅克和保尔跟着他们；我也不顾母亲的劝告，跟在后面。

“雪下得非常紧，十步以外就一片模糊了。可是那盏灯在我们面前投下了一条明亮的灯光。

“我听到朝着平原的那扇门开了，随后舅舅又大骂：‘妈的，他又走了！一旦看见他这个狗杂种的影子，我就不会让他跑掉。’

“突然我舅舅说：‘听，那狗又开始叫啦。我过去让它领教一下我的枪法。只有这个办法才管用。’

“我父亲说：‘最好先去看看这条不幸的狗，它由于饿了才叫。这个可怜的东西在求救。走！’

“我们开始向前走。

“我们越往前走，狗的叫声也越发清楚响亮。我的舅舅叫道：‘在那里！’我们都停下来观察。

“等我追上别人以后，才看清楚了。这是一条牧羊犬。它一动不动，而且也不叫了。它在那里看着我们。

“我舅舅说：‘真奇怪，它既不朝前走，也不向后退。我真想打它一枪。’

“我父亲态度坚决地说：‘不，该把它捉住。’

“这时，我哥哥雅克说：‘那里不仅有一条狗，旁边还有一件东西呢。’

“狗背后确实有一件东西，黑乎乎的，看不清楚。我们开始小心地向前走。

“那条狗看见我们走过来了就坐在地上。它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凶恶，似乎还因为自己终于把我们叫来了，而感到高兴。

“我父亲径直朝它走去，摸了摸它。狗舔舔我父亲的双手。这时

我们才发觉它是被拴在一辆小车的车轮上。小车整个儿用三层羊毛毯裹住。我们小心地揭开毯子，巴蒂斯特把灯举在车门，发现里面有一个睡了婴儿。

“我们惊奇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我父亲第一个镇静下来，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因此他说：‘可怜的弃儿，你属于我们了！’他让我哥雅克在前面推着这个意外的收获。

“我父亲又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个私生子，可怜的母亲想到了抛弃婴儿，于是就在这个三王来朝节的晚上来叫我们的门。’

“他在黑夜里向着四周使劲喊了四遍：‘我们已经把他收留了。’他接着把手放在了舅舅的肩膀上，说：‘弗朗索瓦，你如果朝狗开枪，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舅舅没有吱声，但他默默地在黑暗中认真地画了一个十字，他这个人虽然爱说大话，可信教却非常虔诚。

“狗已经解开，它跟着我们。

“哎呀，我们回去的情形，就更有意思了！首先，我们把这辆车子从城墙里的梯级抬上去，就费了半天的劲。可最终还是抬上去了，我们一直把它推到前厅里。

“妈妈既高兴，又惊慌，样子多么奇怪啊！最终我们把睡得很熟的孩子从车上抱出来。她是一个落地也许只有六个星期的女婴。我们在她的襁褓里找到了一万法郎，爸爸为她存起来，准备给她将来当嫁资。这不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是哪个贵族和城里小户人家的姑娘生的……不然是……我们做了许多推测，但真实情况却不知道……丝毫也不知道……即使那条狗也没有人见过。无论如何，到我们家门口打了三次钟的这个男人，或者说这女人，至少了解我的父母，才会这样选中他们。

“这就是珍珠小姐如何来到尚塔尔家的经过。

“但是，我们叫她珍珠小姐，还是以后的事。最初给她起的名字叫：‘玛丽·西蒙娜·克莱尔’，‘克莱尔’算是她的姓。

“我们抱着婴儿回到饭厅里去的情形更是有趣至极。她已经醒了，用那双呆滞迷离的蓝眼睛看着四周的人和灯光。

“我们又一次重新围着桌子坐下来分饼。我当了国王，而且和你刚才一样，选了珍珠小姐做王后。但是，那一天她丝毫也不知道别人向她表示敬意。

“孩子就这样被收留在家里抚养。她长大了，一晃许多年就过去了。她善良、温柔、和顺，大家都喜欢她，如果我母亲不从中拦阻，不知我们会把她惯成什么样子。

“我母亲阶级观念和地位观念很重。她像待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待小克莱尔，但同时她又要求我们之间的距离要分明，地位必须要确

定。

“所以，这孩子刚懂事，我母亲就让她知道了自己的身世，让这个小姑娘心里清楚，对尚塔尔家的人来说，她只是一个被收养的养女，是一个外姓人。

“克莱尔依靠罕见的智力和惊人的本领，了解到自己的处境，并且她明白应该如何接受和保持已定的地位，态度是那么有分寸，那么庄重，那么温顺，甚至连我父亲都被她感动得流泪。

“这个温柔可爱的小家伙，她满怀热烈的感情和略带羞怯的忠诚，也打动了我的母亲，她渐渐开始叫她：‘我的女儿。’有时，这个小姑娘做了厚道、体贴人的事情，我母亲就把眼镜推到额头上——这是她内心激动的表示——一遍遍地说：‘这孩子真是一颗珍珠，一颗纯正的珍珠啊！’从那时以后，她的名字就变成了珍珠小姐，时至今日我们还如此称呼她。”

四

尚塔尔先生已经默不作声了，坐在弹子台上，我背后倚着墙，和他面对面地站着。

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了讲述：“上帝啊，她十八岁时多么漂亮……多么优雅……多么完美……啊！漂亮……漂亮……而又善良……高尚……而又迷人的姑娘啊！……她有一双……一双碧蓝的眼睛……清澈……明亮……这样的眼睛我从未见过……从未见过！”

他又停住了。我问：“那她为什么不结婚呢？”

他回答了：“为什么？为什么？她不愿意……不愿意。她有一万法郎的嫁资，而且求婚的人非常多……她不愿意！在那段时期里她似乎很忧郁。也就是在那时，我娶了我的表妹小夏洛特，她已等我六年了。”

我凝望着尚塔尔先生，好像明白了他的思想，好像看清了藏在那些高尚、正直、无可指责的心灵中的一出既平凡而又残酷的悲剧，看清了一个既没有表白过、也未被探索过的心灵，这样的心灵是无人了解的，即便那些为了它们而在默默地忍受着痛苦的牺牲者也无法了解。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突然冒失地说：

“尚塔尔先生，您本应该娶她呀？”

他全身猛地一颤，说：

“我？娶谁？”

“娶珍珠小姐呀。”

“为什么呢？”

“因为您对她的爱要超过对您表妹的爱。”

那双异样的、瞪得圆圆的、有些惊恐的眼睛看了我片刻后，他就结结巴巴地说：

“我……我爱她？……为什么？谁告诉你的？……”

“不用人告诉，这是显而易见的……为了她，你拖延了那么久；娶等了您六年的表妹。”

他放下弹子，以手捂着脸哭了起来。我惊慌得手足无措，全身冒汗。突然，楼梯口传来了尚塔尔太太的声音：“你们的烟抽完了吧？”

我打开门，冲她喊道：“是的，太太，我们这就下去。”

然后我又走到尚塔尔先生面前，握住他的双肘，说：“尚塔尔先生，我亲爱的尚塔尔，请听我说，您太太在叫您。我们应该下去了，冷静一下。”

他语无伦次地说：“好……好……我就下去……可怜的姑娘……我这就下去……请你告诉她，我很快就下去。”

他用那块用来擦石板上粉末的破布，仔仔细细地擦着脸，后来脸露出来，一半白，一半红，额头、鼻子、双颊和下巴涂满了白粉，眼睛红肿，里面噙着眼泪。

我把他拉到他的卧房里，小声对他说：“请原谅我，尚塔尔先生，原谅我使您伤心……不过……我确实没想到……这……希望你能够理解……”

他握着我的手，说：“是的……是的……每个人都有难过的时候……”

于是他就把脸浸在脸盆里。可是当他抬起头来时，我觉得他还是无法见人，但我猛然想起了一个好主意。对他说：“你只用说眼睛落入了一粒沙子，就能够在大家面前掩盖住哭了。”

他果然用手绢揉着眼睛下去。大家都非常着急，每个人都想找到那粒沙子，但是怎么也找不到。

我走到珍珠小姐身旁，看着她。正如刚才看到了尚塔尔先生的灵魂深处一样，我似乎也看到了她的内心，仿佛这个女人的一生全都展现在我眼前。但我同时却又想知道她以前是否也爱他，是否也忍受过长期的、剧烈的痛苦，忍受过那既无人看出、也无人知道或猜到、可是夜里却在屋子里发泄出来的痛苦。我看着她，隔着有花边高领的上衣。我能够看出她的心在跳动，我问自己：这个温柔善良的女人会不会每天晚上流着眼泪伏在枕头上呻吟，会不会哭得全身颤抖。

我小声对她说：“您要是看见尚塔尔先生刚才如何痛哭，肯定会可怜他。”

她全身哆嗦了一下，说：“怎么，他哭过？”

“对，他哭过！”

“为什么哭？”

她似乎很激动。我回答：

“为了您。”

“为了我？”

“是的。他告诉我，他当初是如何爱您。他娶了如今这位妻子，而没娶您，是做了多么大的牺牲……”

她苍白的脸似乎稍微拉长了，一直睁着的宁静眼睛闭上，她从椅子上滑下去，轻轻地、慢慢地倒在地板上。

我叫道：“快来人！珍珠小姐昏过去了。”

尚塔尔太太和她的女儿奔过来，在她们忙成一团的时候，我乘机溜了出去。

我迈开大步朝前走去，心猛地跳着，感到既后悔，又抱歉。不过，我偶尔也感到高兴，因为我觉得我做的好像是一件值得赞扬的、必须要做的事。

我问自己：“从今天起，他们是否会感到比以前轻松了？或许在即将来临的春天的某个晚上，洒落在草丛上的月光会打动他们的心弦，他们相互接近，紧紧握手，去共同回忆隐藏在心中的残酷的痛苦。也许这短短的一握会激起一阵他们从未有过的战栗，使他们尝到那种稍纵即逝的、神圣的陶醉滋味，这样的陶醉，这种疯狂在一刹那间给予情人们的幸福，比其他的人一生中得到的还要多呢！”

橄 榄 园

一

马赛和土伦之间的皮斯卡湾里有一个普罗旺斯省的名叫加朗杜的小海港。海港上的人望到维尔布瓦长老从海上打鱼归来，就赶紧去海滩帮着他把船拉上岸。

船里仅仅长老一人，他虽已是五十八岁的人了，精力却非常充沛，像一个真正的水手那样划桨。小船迅猛地冲过来，碰到了沙，在沙上滑行，一会儿就猛地停住。在岸边望着本堂神父划过来的五个男人走过来，他们每个人都和颜悦色，以示对神父怀有好感。

“怎么样，鱼打得多吧，神父先生？”其中一个操着很重的普罗旺斯省口音的人问。

维尔布瓦长老洋洋得意地回答：

“是呀，打得很多，三条狼鲈，两条海鲢和几条鱼。”

其中一人说：

“我们帮您把这些鱼送到小别墅去吧，神父先生。”

“谢谢了，我的朋友。”

神父和他们握完手之后就走了，有一个人跟去了，余者都留下来帮他收拾小船。

他迈开大步缓缓走开。这是七月的一个黄昏，太阳即将落山。教士的影子变得老长，在旁边的野地中形成一大块黑影。维尔布瓦长老的脚下扬起细灰土，此刻他感到清新而又爽快，双手插进衣袋里往前走，缓慢而矫健的步伐，与爬山的山里人一般。他平静的眼睛望着村子。他在这村子里已经当了二十年的本堂神父，这个村子是他自己选中，经由上级特别通融派给他的，他打算在这里尽享天年。他的教堂有两个棕色石头砌的、大小不等的方形钟楼高耸在山冈上，周围是沿山坡盖的平房。长老非常高兴，因为他打到了三条狼鲈、两条海鲢和几条鱼。

他受人敬重的原因，主要在于他虽已上年纪，但也许是当地最强健的人，此次他在教民们面前，又能够夸耀一番战果了。满足这种不伤及他人的小小虚荣心是他最大的乐趣。他擅长打手枪，用手枪能打断花梗儿。有时候他还和他的一位在军队里做过剑术教官的朋友比剑，他游泳的本领在这一带海岸上也是无人能超越的。

他曾经是德·维尔布瓦男爵，上流社会中的人物，赫赫有名，而且